蜂風語言

繆倫

成年計數

七月港府財政虧損十二億元。

年結時可不一樣。

有例可援

鐵路局發行七億元債券。

希望不會成爲加價藉口。

與廉有關

廉署解僱調查員拒透露原因。

可能爲了個「廉」字。

一四四：躺在病床上

這時，趙敏憂心惶惑，不知如何是好——身在陌生地，却得了這樣的病，怎麽辦呢？

她眼眶紅紅的，眼淚幾乎要掉下來了。

「在這裡住醫院要花多少錢呀！我不如馬上買機票回香港去吧！」趙敏焦灼地說。

「你瘋了？」唐明森瞪她一眼。「這候回香港？如果眞的是急性肝炎，那是很危險的，你不要命了嗎？」

賓尼用手在背後捅了唐明森一下，提醒他說話小心，別使趙敏更加驚慌、憂慮。

「現在叫醫生給我打針，給我藥吃，十幾個鐘頭的飛機就到香港了。到了香港我馬上進醫院，那不就行了嗎？」趙敏自己設想着。

「別太天眞，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唐明森扳起臉孔，一字一板地說：「乖乖地聽醫生的話——馬上住院接受治療！」

趙敏望望他，還是一副六神無主的樣子。

「你安心在這兒住院吧，我們會照顧你的。」賓尼說。

「是的，先安心醫好病，其他的什麽也不要想。」唐明森的語氣緩和下來了。「錢的問題你也別担心，我們會替你想辦法。」

「我到這裡，拖累你們太多啦！……」趙敏嘆氣。

「現在別說這種話，咱們還是趕快去做該做的事吧！」唐明森吩咐賓尼陪着趙敏，他自己則匆匆地替趙敏辦入院手續去。

進入病房後，護士立即替趙敏打針，讓她吃藥，然後就抽血化驗，最後吊葡萄糖水。

趙敏躺在病床上，任由醫生、護士擺佈。

一九四：位高勢危

「即使我做了望海苑新女主人，你也不高攀？」她睜大雙眼望我。

「不。」我高聲說。

「犧牲太大吧？」她說：「我指你對媽媽的提拔。」

「上個週末，媽媽約我去大嶼山度假村，我因爲去澳門聽過你的話，情緒低落，倒想放縱一下，答應和她去玩玩，只不過去玩玩。可是我和她去到餐廳吃午餐，榮光在那裡等，我馬上告退，發誓今後再也不插足這種關係裡！」

「媽然老羞成怒，把你這總經理撤職，怎麽樣？」

「我一上台便作此準備！從媽媽對我爸爸，從我初出道服務的廣告公司董事長、經理如此對我，已體會到僱主對被僱者，隨時可以做他或她們喜歡的事情！你即使有理也說不清。」

「所以，剛才你對我說——實現自己的眞正理想，才是人生追求？」

「對，有戲，我繪畫，也弄雕塑，甚至陶瓷也搞。我常去找黃老師，向他求教。」

「人說位高勢危，你却剛登高位，却作最壞的打算！」

「其實，我目前坐的高位，是讓媽然硬拉上去的。她又是一個遠離開市塵囂的海灣呀！」

戴臉譜的人

辛海

一九四：躺在病床上

陳浩泉

一六六：美目傳情

芬芬曰：「我要去冒嘗，你晌大鋪公司放低我喇！」

芬芬落車之時，廖大爺執住玉手，曰：「芬芬，過兩日昇電話我。」

芬芬美目傳情，微微頷首，一聲拜拜落車。

芬芬並非去買嘗，落車之後，直入一間大酒店坐低，打電話找阿七。

不久，阿七有電話覆到，芬芬叫伍來大酒店飲茶。阿七知伍搞掂，說不得一定要見下玉人，示之以情至得。

於是帶了一件價值萬多元紅寶石鍊墜，去到大酒店，曰：

「芬芬，過程如何？」

芬芬曰：「有也點嘅，占美，總之搞到伍嘅嘅掂，然後叽伍瞞着，將D痕粉卒上又卒下。」

阿七笑曰：「好極矣，我總算了却心事。芬芬，我有少少禮物送你。」

芬芬詫曰：「爲乜事送禮昇我？」

阿七出示錦盒，請芬芬打開，曰：「睇下是否鍾意？」

芬芬將錦盒打開，話唔鍾意係呢你，但這個墜會好貴。」

阿七曰：「並不貴，只要你喜歡。」

芬芬曰：「我當然喜歡。但變了太貪心矣！」

阿七執住玉手，曰：「一定要你收，否則不夠老友。」

芬芬好感動，唯有收了阿七件禮物。

芬芬曰：「廖華約我過兩日昇電話伍。」

阿七曰：「不如算喇，芬芬，無謂再去陪伍。」

芬芬曰：「伍昇了錢雲姐，包兩個月，仍然有兩個禮拜也。」

阿七曰：「等我同雲姐講。」

芬芬曰：「唔得喫，行有行規，話唔鍾意係呢你，但這個墜會好貴。」

阿七曰：「並不貴，只要你喜歡。」

芬芬曰：「我當然喜歡。但變了太貪心矣！」

阿七執住玉手，曰：「一定要你收，否則不夠老友。」

芬芬好感動，唯有收了阿七件禮物。

芬芬曰：「廖華約我過兩日昇電話伍。」

阿七曰：「不如算喇，芬芬，無謂再去陪伍。」

芬芬曰：「伍昇了錢雲姐，包兩個月，仍然有兩個禮拜也。」

阿七曰：「等我同雲姐講。」

芬芬曰：「唔得喫，行有行規，話唔鍾意係呢你，但這個墜會。」

現代武俠書場之六

黑鷹利

田長軟

一五二：○靈肉之情同間

文友票女

「兩個都是理想的男青年，我早懷疑東京他們的女客，多的是富婆，他們已經賣給了富婆……。」愛蓮指指房門，裁縫來了，最後的試身。「回頭帶同出街，給他們各買一隻金錶。」

兩人不出客堂，他們在外面將每人四套不同季候的西裝，試好了身。裁縫約了明天下午五時前一齊送來，高一不妥，可以很快地改好。

兩人途走了裁縫，約翰說：「我們現在已知她們就是名獨唱家，和新電影的主角，但你們不可在她們面前談及機場上記者識破的事。」山田道：「你我帶的美金支票本，現在還沒動用，我們應對她們表示我們確有很多的存欵，不願當她們是貴客。」

兩位小姐出來了，問知裁縫之約後，山田首先提出：「我們帶了許多錢，旅行支票，都望你兩位，不當我們是……你們帶來的男友！」

「這是爲什麽？我們從來就尊重你兩位呀。」愛蓮近前停在山田身邊道：「現在說明，宇津同我，對你們不以金錢作爲計較的東西，但在返東京以前，不許你們用錢。」

她下令收拾出街，先去買手錶。

宇津拉了約翰入房，兩人偷吻，而且無慰了一陣，山田在門外催促——「我們等着出門呀！」

宇津倒入愛蓮的懷中吃吃笑：「我全身震動了，我還是愛你！」愛蓮抱住她問：「他伺候你浸浴了麽？」宇津不許她問，隨又將約翰的身子情況告訴愛蓮：「他一半美國人，胸前盡是毛，一直由胸口直接下去，眞可怕！」愛蓮感到新鮮，吻她細問情形。「我希望你保持了？……你照我的辦法麽？」宇津嬌聲道：「他吻我的身體，比你我更過度，我由他滿足我，而且我照你說的，聲明一定不能結婚前有那種關係，我也令他獲得了安慰……，他令我生了愛他之心。」

七九九：依約前來別墅

懷楚

「不必你多咀，」太上皇白了唐文娟一眼，「我自有分數，公司的事，你最好不要理，好好服侍黃亨，才是你的職責，明白嗎？」

「……」唐文娟低下頭，當然不敢吭聲了。

「何必這樣勞氣？」黃亨有點不悅，「文娟說的又不是錯，對她不應太兇的。」

「這麽快就偏袒她了，這是會縱壞她的，」太上皇半開玩笑地說，「她還未過門呢。」

「如果連老婆也不偏袒，還像個好丈夫嗎？」黃亨知祖母的氣已下了些，「她一定能好好服侍我的，你只管放心好了。」

望望手錶，太上皇道，「快要吃午飯了，我們進餐廳去，坐下再慢慢談吧。」

推着輪椅，三人離開花園了。

吃過午飯不久，李偉生和何大義來了。

「你們已吃過午飯嗎？」黃亨問他們。

「吃過了，董事長。」李偉生恭恭敬敬的答，「一吃過，便坐車趕來了。」

「你們是約定一起來的？」太上皇問。

「是的，」何大義道，「我們在餐館一起吃午飯，飯後坐的士來了。」

唐文娟望着兩人，當然不敢作聲。

接着，李偉生將酒吧的營業情況，向黃亨作了簡單的匯報。

「很好，很好。」董事長不迭點頭。

六：殺機四伏

碧血情仇

文・錢石秋　圖・原秋

侯人道：「小的不知道！」

陳萬里忙向張氏告辭。「侄兒先走一步，有空再來問候你老人家！」

「侄子慢走，沙福，代老身送客！」

陳萬里快步而行，到大門內的庭院，果見到家裡的一個家丁陳虎，遂問道：「陳虎，可知爹找我何事麽？」

「老爺沒有交代！」

陳萬里與他走出沙家，心頭忐忑，隱覺不妙，乃不斷探問，陳虎忽道：「少爺剛才大師府有人來家裡找老爺，不久老爺便吩咐小的來找你了！」

陳萬里臉色大變，心頭怦怦亂跳，嘖道：「莫非已東窗事發？」他只覺天旋地轉，眼前陣陣發黑，全身內外的氣力，似在刹那間消失了般！

陳虎問道：「少爺，你身子不適？」

「爹，您找我兒？」

「把門關上！」陳拓疆臉色有點緊張。「你且告訴爲父，昨夜去那裡？」

陳萬里心頭猛地一跳，結結巴巴地道：「孩兒一直在沙大哥家，大人因何有此一問？」

陳拓疆再問一句：「你跟沙天德是不是有什麽事瞞着我？」

「沒有……大人，孩兒到底犯了什麽規矩，去沙家可是你老人家親自批准的！」

陳拓疆道：「昨夜天德所屬的軍營，被人刦獄！刦獄的是漢人，但其中有一個武功既高，且能說蒙語！」他說至此，故意頓住，拿眼看着兒子。

陳萬里故作輕鬆地道：「沒有……大人，孩兒一直在沙大哥家，大人因何有此一問？」

陳拓疆再問一句：「你跟沙天德是不是有什麽事瞞着我？」

「沒有……大人，孩兒到底犯了什麽規矩，去沙家可是你老人家親自批准的！」

陳拓疆道：「昨夜天德所屬的軍營，被人刦獄！刦獄的是漢人，但其中有一個武功既高，且能說蒙語！」他說至此，故意頓住，拿眼看着兒子。

陳萬里故作輕鬆地道：